

黑黑黑

從有人叫小黑子我會停下來回頭的年紀開始，我就一直很怕黑。

在說我怕黑的事之前，我得先說，最早叫我小黑子的人，是我在這邊的父親，不過他不是生我的那個，而是填寫在戶口名簿父親欄的，胡鎮平。

這個胡鎮平，其實是我六叔，就是我生父口中的小六子。而這個六叔總會在那些只想討一杯涼茶喝的戶政人員來過之後，再三叮嚀我：「小黑子，記得，在這邊，在人面前，你得叫六叔一聲爸，不過真正生你的，還在海那邊咱們老家鄉的村子裡頭呢。」

我到這邊的那一年，剛足四歲吧！一個我猛揉眼睛的晚上，六叔抱著我，望著柏油馬路那頭，一幢半邊鐵皮半邊泥紅磚搭起來的黑屋子，說：「小黑子，以後咱們倆就住在這裡了……。」

那一年，六叔也不過二十歲出頭，腋毛剛剛長得濃密。他口吻鐵定說完，我也揉開睡到一半的眼睛，這才發現六叔的臉像一塊起浮凹凸還長黑毛的鬼面具，還睜著一雙發著紅血絲的鬼眼睛，嚇得我像牛知道要被宰殺之前那樣用力放聲嚎哭。

六叔亮了一排髒污污黃蠅顏色的牙齒，說：「小黑子啊，叫你黑子，你還怕黑？我看你的膽石子，是給你爸弄掉了。」

我一哭就完全清醒了，一醒，就聞到死魚的腥味，油膩膩灌滿鼻子。就是那個黑夜，我到這邊了。我忘不了，六叔的笑聲、整身濕濕答答的衣服褲子，還有從我黑身子發汗似亂躐的死魚味道。

六叔收口不笑，轉了一百八十度身，指著遠方矮小山崖前的一片大水說：「怕什麼黑，你看，那邊天上水裡不是掛著那麼大的燈。」

我看著那片大水上方大餅月亮連著水面上一條遠窄近寬的光帶子，從嚎哭轉成啜泣，再轉成哽咽吸鼻涕。兩條鼻涕黏黏地滑入嘴巴，鹹甜鹹甜地爬上舌頭，於是我就不哭了。後來，我在課堂上知道，那片大水叫做，海。

我會怕黑，有一部分是跟那陣死魚腥味有關。

之所以滿身魚腥，我在夢裡不斷重覆看見的是，我跟六叔都待在一間只能坐下和躺平、前後左右都擠著人的黑房間裡。這個黑房間還會搖搖晃晃，發出木樁拴上木樁的嘎嘎聲音。在時不時都想要嘔吐的夢裡，我經常用力伸手摸那黑漆漆地板，是濕的，摸那一尾尾冰冷的大黑魚。牠們比在湖心捕得到的大鯉鯽還要多出個幾節頭幾寸尾巴，大到連記憶裡父親背上老是裝著髒髒黑石頭的漏斗型竹簍子都裝不下。在黑房間裡，我眼睛看見的、手指摸到的、吸進鼻子裡的，都是死魚味。當然，這個夢裡的黑房間，也有過「天亮了」的這回事，因為陽光會從針粗細的木板縫隙，突然打我眼睛一棒子。這樣我就知道「天亮了」。

就像現在，我把眼皮微微張開一道縫，光棒子來了，天就亮了。

天一亮，黑就走，我也就可以下床，順手把床頭的大亮燈給關上，走到還留有一盞小白燈的店頭，把三道鐵捲門撩到頂，藏起來，再把一輛輛其實已經修不好的摩托車牽到店外塑膠棚子的馬路邊。

接下來，就是做六叔天天都在做的「把錢財掃進屋」的家事。

我一手拿掃帚，由外頭向裡頭，把地上因為機油乾了之後凝結成一小粒一小塊的黑油塵埃土礫，全都賺進另一手的畚箕裡。錢財入袋，掃帚畚箕歸定位了，我就點一根沒濾嘴的香菸，立在店門頭，眺望從馬路那頭向外延伸出去的大海，看一看今天太陽給這片大水上什麼臉色、什麼妝。等菸屁股短得快要燒到手指，我才擰熄星頭，把小冰箱裡的白饅頭往飯鍋裡加水加架熱蒸。

這時候，父親應該還是睡著的。一向都是這樣，當太陽讓那片海變成一段段有波浪的藍色亮板時，我醒了，父親就入睡了。

飯鍋旁的小桌面上，有一個像洩氣皮球的麻布背袋，還有一支小十字鎬。那是父親的。他在天亮前回到家，丟在那，裡頭裝著他昨天挖了一整晚的收獲物。我翻開麻布背袋，拿出一塊破的酒甕底盤、一根舊藤椅的椅腳、一塊好像長了怪蟲子化石的石頭，還有，一塊人的骨盆部位的骨頭。骨頭的外緣圓滑沒有破碎，有麵粉條發酵過頭的飽滿弧形。那是六叔的骨盆。父親又帶回一塊六叔了。六叔埋了七年，是到最近這兩三年，父親才開始帶回一些六叔的骨頭，放在他房間裡那個從好幾公里外醃漬工廠偷回來的開口大缸裡。當初我以為是野貓野狗的，後來看父親每帶次回來一根肋骨一塊腳骨，就用清水細心刷洗蔭乾的舉動，我才知道那是六叔。

在房子裡放著六叔，我並不害怕。我反倒想過，說不準那些骨頭會自動接合，慢慢長出生肉，六叔會爬出大缸活過來。不過，那口大缸卻經常讓我毛骨悚然。因為它是黑色的。有時，睡不著午覺、去聽父親講些什麼夢囈時，我會害怕那口圓飽飽的大黑缸。

是這樣的，就算是太陽火熱的大白天，我還是會怕黑、怕黑東西。為什麼？說不出口，就是怕。好像那黑裡頭藏著會殺小孩來吃的野獸，或是住著會把貓狗幹得淒厲嘶嚎的鬼。一直盯著黑，看久了，我很怕，人就會被吸進去消失了。

所以，盯著手中這塊帶點泥的白灰骨頭，我一點都不怕。

我拿出飯鍋裡的饅頭，走回到店頭，拉來兩張小圓凳，一張自己坐，一張給六叔坐。

我邊啃饅頭，邊從店門望海。矮崖這邊的是綠色，往海心過去一點點，就變成藍色，像稍微稀釋的原子筆水。

「六叔，今天的海，有兩種顏色。你知道的，藍色跟綠色。」

我對椅子上的骨盆骨說。啃完饅頭，我點了一根菸，讓六叔一起陪我等需要換油或是修車鍊條的客人。

「今天是星期幾？」

我這麼問。回過頭，查看掛在牆上的日曆，我馬上又不確定，昨天，或是前天，我有沒有撕掉再前一天的日期。還好今天有這塊六叔的骨盆，我可以確定，今天，這個日子。

四線馬路上，久久才會看見一輛車經過，更久一點才會看見一輛摩托車轟隆隆閃過。整條馬路空蕩蕩，沒一整串曬得會扭動的車頂，也沒有一群群被熱風燙得眯眯眼的年輕人車隊。

「六叔，今天不是星期六……不是星期六就好……。」

這種非假日的日子幾乎不會有摩托車拋錨需要修理，不過，這種日子卻也過得比較快，就像閒在桌底下的綠色蚊香，再注意到它的時候，就已經少了好幾圈，只留下一屋子看不見的藥香在飄。再不然，再多看到兩輛滿載西瓜的鐵牛車，感覺到肚子餓了，或多擰熄幾根煙屁股，大海的臉就蒙上重重的黑紗布了。

很快地，太陽的下半身躲進後山的背後。我在天色暗下來之前，把店面、臥房、小廚廳的燈都打得通亮。

天黑了，父親差不多快要醒了。

我把六叔和父親挖到的雜物一起放回麻布背袋，走進六叔活著時睡的那間廢零件室旁的臥房。

父親依舊靜靜躺在床上。有時我會希望他一直像現在靜靜平躺，沉沉呼吸，發出有痰在喉嚨滾動的鼻鼾，下一秒鐘，或許會像那天晚上六叔眼睛還來不及闔上就突然停止呼吸，繼續靜靜平躺。這樣一來，父親就不會連最後一口饅頭沒吞嚥，又到後山挖那些一坑一坑不知道有多深的地洞。

「你挖洞做什麼……。」

「要挖什麼呢……。」

「爲什麼在晚上挖……。」

「六叔死之前跟你說了什麼事……。」

這一連串問題，這幾年來，我從來不曾開口詢問，只有懷疑的目光或是輕輕一瞥。而父親也從沒有回應我。從六叔死後的隔天開始，父親每天入夜後就背著麻布背包和小十字鎬，直往那些活著黑野獸住著黑鬼的後山，不停挖掘泥土，挖掘一個大人都是可以爬進去的地洞。

「挖煤吧……。」我猜想。

挖煤，是我推測父親每晚到後山的原因。這麼推測是有原因的。

二十五年前，也就是我四歲那年，母親營養不良，生出壞血，過世了。母親死前要父親答應她，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把我送出那個靠挖私煤窩過活的鬼村子。父親埋了母親，把藏在睡板裡的錢全挖出來，要當地一個專門運人走村偷渡出海的地痞蛇頭，準備告別那些睡在同一個土磚牆共舍的家族。要走的前兩天，父親用橡膠皮拖著一籃煤塊出洞時，因爲打在地上的木段子階段，有濕泥，摔了

一跤，膝蓋正巧被一塊小孩拳頭大的煤尖石給刺碎，隨即，又遇上村警開始調查私自開挖小煤窯的事，還聽說，可能會把整個村子山頭的私煤窯，全都封炸。那個地痞蛇頭跟父親說，不走不行了！但父親那個破膝蓋根本不可能撐住五天的走腳路程。於是，父親要那個地痞蛇頭帶我走……。

這些都是到了這邊，六叔一一跟我說的。他就是那個地痞蛇頭。

「我做的那些勾當，犯法的，不過，你六叔我，是在給那些斷手的、癩腳的，沒法子下窯洞的人，一個出路。在那鬼地方，沒有煤，就沒有命。這件事，小黑子，你記牢了。沒有煤，就沒有命……。」

六叔這麼解釋，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撞碎一邊膝蓋骨的父親，爬得下那些洞口不足平展手臂的煤窯？就算挖到煤，他可以踩穩釘在泥層裡的木樁階梯？就算是進入那些垂直向下挖的獨眼龍礦窟，有鐵籃子可以幫忙吊上吊下，父親也只會有一隻方便的腳……。

「沒有煤，就沒有命……沒有煤，就沒有命……」

在還沒接父親過來之前，六叔時時會在跟老師傅學修車時，不自主喃喃唸著這些話。後來，父親的命當然是撐下來了。父親抵達的那天深夜，我聽到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總算出來了。」

分隔十多年，我那時完全認不出這個瘦得像黑乾柴的男人就是生我的父親。當然，他也認不出我是誰。他除了一身黑之外，全身也是濕透的，還散發著那陣死魚腥味，彷彿剛從我的夢魘裡走出來。不過，當梅雨季第一道飽含水氣的鋒面來臨前，父親的膝蓋就會犯炎痛。當他在夜裡疼得唉呦唉呦的時候，我才會想起這個人真的是我父親。因為那年六叔背著我在月亮下衝泥路、走出村口那塊石界的時候，我耳邊還聽得見這種唉呦唉呦。

唉呦唉呦！躺在床上的父親叫了兩聲，但沒醒過來。

我心想，說不定，明天就會下雨了。過兩天，六叔的忌日，不知道會不會跟前幾年一樣，又是在泥濘裡過去。

唉呦唉呦！

父親睜開眼，外面的天色也完全落暗。六叔的舊床上浮起一具瘦乾卻精實的身體。是父親。他伸手搓丸子似地揉著曾經碎掉又長全的膝蓋骨。那雙眼白大巴巴、像是被探照燈打中的貓頭鷹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盯著我。

就像那天晚上，父親也是這樣看著我。他身子雖然光溜溜的，但每一吋皮膚都像被機油滴了，又胡亂地用手塗抹，不管怎麼擦拭，黑黑的油垢留在皮膚上，頂多就是從這邊滑到那邊，一條看得見肉色另一塊只有積垢，就連皺巴巴的內褲都出現那種濃油陰乾之後硬繃繃的褶痕。這讓父親變成一尊活的黑泥捏人像。我沒忘，當這樣的父親出現在門口時，一旁的六叔含淚笑著告訴我：「小黑子，認不得了嗎？他是你老子啊……。」

這段話一直在夢裡另一個我爬不出來的黑洞深處不停重覆。

我望著父親黧黑的身子說：「你……又沒洗澡了？」

父親沒有回話，看一眼牆角裝著六叔的大黑缸，用手指推擠出手臂上一層薄薄的乾泥垢，然後才開口：「有吃的嗎？」

我轉身，拿出白天在飯鍋裡的冷饅頭，倒出醃漬辣豆腐、花生麵筋之類的罐頭食物，放在圓桌上的麻布背袋十字鏟旁邊。

「下次回來，身體要洗……等一下把床單剝下來，明天，我幫你泡一泡……。」

父親下床，腳才剛落地，犯了濕痛的膝蓋，又讓唉呦唉呦上了他的臉。

「……你晚上還要出去？」我問。

父親扳了扳小小的膝蓋頭，點點頭。

我心底想著父親曾經帶回家的幾顆螺絲帽大小的金牙、幾條女人的金腕鍊，還有那件發著腐肉味到卻剪裁很好的西裝外套……你為什麼要挖呢？你想挖什麼呢？我一直這樣想，但我還是沒有開口問。我也不想再知道答案了。

「快下雨了……天氣潮濕，泥土軟一點，比較好……。」

父親話沒說完，就離開床，拐啊拐地，走向大黑缸，手撐在大缸口的滾邊往內探，像頭拴在熱天樹幹下的白鬍子老狗，眯著睡醒一半的眼睛，悶著嘴露出黑苔舌尖，又哼又喘。

看他這樣，我說：「除了六叔，你挖到寶了嗎？」

父親知道我藏在話裡的那塊硬石子。

他往臥房外邊走，沒看我，沉沉地描述：「你六叔走得慢，這麼多年了，還黏著很多肉，那些蟲子好像吃他不下，好像故意要我們等……。」父親坐在圓桌旁，抓起饅頭撕開一層麵皮，看著麻布背袋說：「小六子，肉沒化乾淨，我撿了，你也回不來……。」

父親又唉呦唉呦了。

這時，一隻有翅膀的灰白蟻蟲飛到父親手中啃了一角的饅頭上。父親伸出還黏著乾泥的手，捏住抖動的翅膀。飛蟻抖了幾下，自己折斷翅膀，掉落到地面。父親提起腳，踩死那隻光溜溜的蟻蟲。接著，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飛蟻飛進店面，還有更多飛蟻圍繞著店頭一百瓦的燈泡，在光暈裡剪出快速閃動的影子，不斷用拍動牠們輕薄透明的翅膀，撞向燈泡，緩慢掉落一點高度，又再次撞向燈泡，發出微弱的鏘鏘鏘。

鏘鏘鏘。從小，我就一直認為，這些飛蟲子跟我一樣，都怕黑。

「把燈關了吧！」父親說。

「晚上，為什麼關燈……。」

我說完便轉入浴室裝了兩盆水，一盆端到店頭吊掛的日光燈正下方，另一盆放在父親的腳邊。沒一會，飛蟻便發現這兩個乾淨水面上的光亮倒影，一隻又一隻追進那兩盆清水裡。牠們一隻隻黏在水的鏡面上，很快樂地跳著舞，引起輕微的水紋光波，招引其他還沒發現水燈的飛蟻。

我看著一隻慢慢沉水溺斃的蟻蟲，脫口說：「過兩天，星期六，要去六叔那裡上香。」

父親剝了一塊饅頭肉沾起醬菜入口，嘖嘖嚼著，臉上都是隱忍的唉呦唉呦。等吞乾淨嘴窩裡的麵團了，他才說：「是嗎？又一年了……明天，一定又要下大雨了，你六叔，最討厭下雨天……。」

是啊，六叔說過，在海那邊的老家村子，下雨天跟災難一樣。

一下雨，人就得出煤窯。不能挖煤，只能洗煤、洗身子。雨勢稍微大一點，就會把洗煤、洗身子留下的黑渣沖到河裡，原本的白淨淨的河，一下子就變成黑河。如果黑河漲滿淹過山腳下那些水稻田的灌溉渠道，那就會出現六叔形容的，在一大片黑色混沌的水裡，長出嫩嫩翠綠稻株的景象。很黑很黑的水和很綠很綠的水稻。至於那些沉在河底、落在水稻田的黑渣子，也要好幾個星期才能全部沖到大湖裡。不過，這些事對六叔來說，芝麻綠豆大而且。那些經年累月掉在乾泥路上的黑煤粉，才是最大的災難。它們會在下雨天，全都變成稀巴爛的黑泥屎，弄髒六叔那雙每天都擦得光亮亮的黑皮鞋。

所以每回六叔問我：「會不會想老家？」

我不免聯想到那些發臭長水蠅蛆蛆的積水煤洞、髒兮兮的黑河黑泥路，然後回答六叔說：「這邊比較好，可以從晚上一點點到天亮。」

只是，父親也說過，下與天，對開挖私煤窯的偷採工，是生財的日子。

上天一下雨，村警懶得出門抓人，加上下雨天的煤塊像一塊塊閃閃發亮的黑鑽石，賣相都特別好，褲袋才會飽。所以，一到下雨天，村子大街就會擠滿偷煤工人。大家就像整隊的阿兵哥，不怕雨水淋，沿街站一排，腳尖前都擱著一簍大角水亮的黑煤，一聲叫賣都沒有，就靜靜地等人走過來，往那口大底小的漏斗竹簍指點一下，就算賣了，然後賣煤人就背起竹簍，跟到買煤人的家裡，把一塊又一塊的黑煤，擺在有床那麼寬大的灶爐旁邊。

這就是我對村子裡那條大街的僅有的印象。那大街的寬度，只有現在機車店前頭馬路的一半。太陽入山之後，街頭街尾才各一盞燈的照明，讓那條街住了更多黑漆漆的鬼。

今天晚上，大概是潮濕悶熱過頭了，海大霧把整條馬路弄得黑紗紗水濛濛。

父親吃完每天都一樣的饅頭配醃菜，背起麻布背包和小十字鎬，過後門，爬上小土坡。他走進一眼望去只有幾株黑樹黑草叢的後山，慢慢消失在夜裡。就跟六叔說的「爬進煤窯」一樣，每個偷偷開坑採煤礦工，都是用四腳蛇爬行的速度，慢慢被溶化到黑暗裡頭。這樣消失的人，會不會在從黑黑的洞裡再度長出眼睛、皮膚、頭髮、牙齒的顏色？沒有人知道。

六叔說過，小時候，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被坍塌壓死，被濕濕的沼氣毒昏了，再窒息死在小煤窯裡。他還說，這輩子永遠都忘不了他父親，也就是我爺爺，消失在小煤窯深深洞底之前說的那句話：「小六子，別擔心，就快要下雨了。」

望著漸漸消失在黑夜裡的父親，我不確定他明天天亮前會不會再回來？我也不確定，我會不會害怕父親就這樣消失了？我心底想的是，就快要下雨了。

今晚，我如舊讓父親一個人，被住在後山的黑鬼吃了身體。不過，六叔死的那個晚上，我並沒有讓父親落單。

六叔是在夜裡死的。

那天，天氣像剛關火的蒸籠，又濕又熱，就是沒有雨。太陽越過後山山頭的速度特別慢，六叔腹部的疼痛也拖得特別久。六叔說，從來沒有吃壞東西痛這麼久的。父親說要去找醫生，六叔說這種偏僻地方不會有醫生來的，如果送到醫院，一不小心死了，那認真查起身分來，肯定會出問題岔子。

「撐不過，就埋到後山吧！」六叔是這樣交代的。

接近午夜時，六叔的汗水濕透內衣，像整個身子都是塗了蝸牛體液，黏稠又有腥臊。疼成這樣，六叔還是對父親耍嘴皮。

「我真的是沒氣了，剛好你可以頂我的位子。那在這邊，你就真的變成小黑子他爸，名義上的，也假不了……只是，大哥，你得用我胡鎮平這個的名字，過活下去……。」

六叔的冷汗沒乾，嘴角還有笑，眼珠子滾向店外頭的大海之後，就斷了氣。

父親幫六叔闔上眼，從小工具房拉出一支生了銹斑的小十字鎬，推給我握著。他一把扛起六叔，當成綁了四肢的豬仔，頂上肩頭，大步出門往後山走。我想都沒想就跟上。那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夜晚走進住著鬼獸的後山。我跟在父親後頭，手提著充電式照明燈，不斷往父親的落腳處探。我的視線與精神也全都聚集在地面上那塊明亮的圓形光餅。有好幾回，我都貼靠上父親，踩了他的腳跟。

「小黑子，用點膽子。」父親這樣罵我。

那也是我們重逢之後他第一次叫我小黑子。

我也注意到，當時，看起來瘦如餓猴的父親，走起路來像有神鬼附身，再不就是有符咒貼腳，健步如飛。挨在他肩頭上的六叔，像團黑棉襖，輕輕蓬蓬，隨著父親的步伐上飄下盪，看不出重量。

六叔死了，父親卻硬朗朗精神起來了……。

我跟在後頭這麼想時，一根黑棒子不停在眼前晃動、逗弄我。那是六叔閒落著的左手。他正對我招手。在黑黑的後山跟著父親後頭奔走，六叔這麼做讓我感到心安，於是我伸出手牽住六叔的那隻左手。

「跟十字鎬一樣冷冰冰的……六叔真的死了……。」

從那天開始，我一直這麼告訴自己。

「就這了。」父親走上好長一段斜坡之後，在一塊平台地，用腳跟使力蹭了幾下地面泥土，喘著牛氣，說：「這裡的泥土鬆，底下沒有大石。就這了。」

父親緩緩放下肩上的六叔，拿走我手中的十字鎬。

「快點，發什麼愣，把你六叔擺正，慢慢發硬，就扳不回形了……。」

父親挖掘了幾回，細土像一陣短雨從天上落下來。我看不見，也不敢看，只覺得臉皮上有東西不痛不癢地螫著。沒一會，黑色土地就出現了一個更黑的洞，慢慢擴大，而且越來越黑。

突然間，父親厲聲對我說：「把燈關了，會被人看見的。」

我趕緊把照燈關上。燈熄滅的瞬間，我就被黑吃了。我知道我的手掌在那，可是我看不見，更看不見六叔的眼口鼻子。我開始用手摸，找到了六叔的頭、胸膛、肩膀。我把他兩隻手拉平貼靠在大腿，把膝蓋揉正雙腳併合，還把六叔歪向一邊的脖子轉回到正天頭上。六叔像塊超大的橡皮糖，而且越來越冰冷。

「十字鎬在父親手上，那我握著冷冰冰的黑棒子，是什麼？不是六叔的手，是鬼的……爲什麼這麼黑？爲什麼……。」

奇怪的念頭在漆黑裡變得清楚。我不敢再多想，可是，黑，一直都沒有散去。我無來由地犯起一身雞皮疙瘩，像有幾十隻大蜘蛛在我頭皮上磨蹭毛腳。接著有人在我耳後根吹氣，呼出腐爛的鼻息。我聞到死老鼠、發臭的生豬肉和悶在冰箱裡過久的死魚味道。而我的膝蓋剛好就跪在鬼的牙齒上，它只要再用點力，就會咬進我的皮肉、咬碎膝蓋骨頭。

「小黑子，你六叔弄正了沒？」父親壓抑叫喊。

我回過神，這才發現眼前一對綠炯炯又藍螢螢的眼珠子正瞪著我。我知道那是父親，但我整條脊椎發麻得更厲害了。一個黑影提著黑色十字鎬，站在無邊無際的黑洞裡，停下了挖掘動作。

眼前的父親跟我腳邊的六叔，都被黑給吞了。

「行了沒？」父親再次叫喚我。

「嗯……六叔，擺正也擺平了。」

父親要我拖住六叔的腳，他則兩手插進六叔最怕人家摸的胳肢窩，硬是把六叔直整整地拉進那個坑洞。父親再次端正六叔的身形，接著用雙手推土，把挖開的土一簍一簍撥回坑裡，從六叔的腳跟開始，慢慢往上覆蓋。

黑泥鬆土爬過六叔肚子的時候，月亮悄悄從完全透不出光的黑雲裡露臉，隨著看不見的風，慢慢變形變大小。

一切都慢慢亮起來了。

後山嶺頭出現輪廓，分出了天地線，父親跪在地上像白天玩沙的小孩，撥土動作清清楚楚。躺平在地坑裡的六叔雖然只剩上半身，但也亮起來了。只不過，隨著父親加快撥土的動作，六叔又一塊一塊浸溶到黑暗裡頭，就像他跟我形容過慢慢走下煤窯洞口的爺爺，先是腳變黑，再來是腰變黑，過了脖子，很快就只剩下一張有點微笑的臉了。

父親手中的最後一堆土，覆蓋了六叔的臉。六叔爬進後山黑黑的地洞裡了。父親挖的地洞。填上更多泥土，拍打紮實了，父親搬來幾塊有車頭燈大小的硬黑石，鎮住了六叔的腳位，做標示，也充當臨時墓碑。

「小黑子，別擔心，就快要下雨了。」六叔彷彿開口了。

唉呦唉呦！開口的是父親。腳骨酸，叫疼。他輕揉膝蓋直到氣息平緩，才雙手合十唸唸有詞：「小六子，哥哥胡常軍這個名，就先陪你入土……。」

就這樣，父親和六叔把誰是我父親的身分問題解決了。

之所以沒有露出馬腳，一是那些只想喝冰水的戶政人員完全相信，那個叫胡鎮平的「六叔」生了一場熱寒病，就瘦成了這個叫胡鎮平的「父親」。他們還叫我多燉些藥食，好把父親補回原來那個健健康康的六叔模樣。另一是，周邊鄰居們都知道，出現在我們這家修車店的人口數，一直都只有兩個。因為父親那晚到達這邊之後，就一直小心翼翼地躲著。這一躲就是五、六年。有時躲在放摩托車零件的小工房，有時躲在六叔臥房，有時躲在我的房間。

住在這種一公里之外才有另一戶鄰居的偏路上，躲藏，並不算太難。

其實，六叔去世前，父親並不是完全不出門。入夜之後，父親偶爾還是會到屋外去透透氣。如他自己說的：「我出去躲一躲。」

父親跨出門前，會先倒一小盆回收在小油桶裡的廢機油，脫去上衣，將黏稠稠的黑膏機油抹在皮膚上，前胸後背肚臍眼一寸一寸塗抹。最後，就剩下一對眼睛。黑黑的模樣，就像他第一天到這裡時一樣，不像死人，像活的鬼。

六叔第一次發現父親這麼做時，問過一次：「爲什麼要這樣？」

父親舒坦微笑，沒解釋，只是重覆說：「小六子，別擔心，小六子，別擔心……。」

後來，六叔就不再問了。

父親應該就是在那時候養成夜裡出門的習慣，慢慢地，也就變成白天睡覺夜裡活動。我不確定父親熟不熟悉白天的後山。那座他挖掘了好幾年的山丘地。但，我看過有陽光照明的後山，其實是平坦深遠的巨大丘陵。幾叢黃黃綠綠的矮草堆藏不了蛇，那幾棵枯了的怪樹，也不會在陽光下活動起來。除了幾片黑土礫，沒有我需要害怕的。

父親沒來之前，後山很荒涼，不是寸草不生，但可以用光禿禿來形容。六叔死了之後，父親每夜都到後山。挖洞。幾年下來，那些或深或淺的坑洞，讓後山看起來像是被巨大蚯蚓翻過土。我曾懷疑，父親是在幫鬼怪作事，爲牠們提供白天的棲息處和誘捕活人的入口。

在六叔死之前，父親曾經在白天出過門嗎？到底他看過白天的後山沒？父親會在白天到後山挖洞嗎？會不會就知道這樣的後山不可能挖出煤礦來呢？

這些問題，我一樣不曾問過父親。但，父親在白天少之又少進入後山的記憶，全都是在六叔死後的祭日有關。

一連七年了，六叔的祭日都下雨。就像今天。下雨的星期六，我確定撕去兩張日曆的後頭，就是今天，星期六。這個祭日的雨勢不大，但細細濃濃像電視裡的冠軍波斯貓長毛，還多了一點慵懶樣。這兩天，從天空落下來的絲絲雨線，讓店前的海洋只有一種濛濛的灰，也讓父親在白天的夢裡，不斷哼著唉呦唉呦。

今天，白天的後山比去年前年都還要泥濘，而且多出很多黑深的大小眼珠洞。

我提著一些饅頭和沒開過的醬菜，還有要燒的紙錢、紅香和蠟燭，一腳一腳踩在上坡路。淺淺一層濕泥滲進我的拖鞋與腳底之間，很快地，黃色的泥濘蓋住了沾黏黑機油的腳踝。父親勉強睜開紅通通的睡眼睛，在破了幾個洞的雨衣裡，一樣背著那個麻布背包和小十字鎬，晃啊晃地走在我後面。

我知道父親沒睡飽，但他會撐到六叔的地墳前。

我繼續往前走，繞過好幾個比我身高還深的垂直窟窿。裡頭積著灰黑的死水。綿綿雨水打在雨衣上的力氣很小，彷彿有幾隻雨前的飛蟻，困在雨衣裡，一直都不會淹死、也不會窒息，興奮振動翅膀。

我聽著飛蟻的囁語，又走了很長一段泥路。數著地洞，數到六叔得年數的時候，我停下步伐，站在灰白灰白的雨中。父親沒有因為我突然站定而追撞上來。我直立立的，卻看見後山在搖晃。不是地震搖，像是招手時多跑出來的視覺殘影。

我開口問了。就像旋開引擎的螺絲洞鎖，機油會自然流出一樣。

「你為什麼每天晚上都到這裡來挖……。」

父親站在兩步外，調整背帶，看著腳邊一個積水地洞，說：「不要閒著。」

「不要閒著？……就這樣？……是六叔要你挖的？就是他死的那天晚上，跟你說的……」

等了幾秒，父親還是沒有回答。這時，躲在我雨衣裡的飛蟻數量開始變多，也開始不耐煩了。直到我幾乎就快聽不到頭罩以外的聲音了，父親往前走近到我面前，趕走飛蟻翅膀的鼓譟。

「你六叔，沒有要我挖什麼……他只是說，在這邊，不要閒著……。」

說完，父親便越到我前頭。看著白天父親清楚的背影，我沒有再多問什麼。但我想著，要快一點到六叔那邊，點幾支很快就會被淋濕的紅香，燒幾疊不會全部化成焦黑灰燼的銀紙錢。就像過去幾年一樣。

之後，就趕緊回家。因為下雨，很快就天黑了。

(全文完。)